

# 皱纹

张锐锋 著



● 新散文文丛 ●

策划 邓映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新散文文丛

# 皱纹

张锐锋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皱 纹

张锐锋 著

责任编辑:邓映如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益阳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375

字数:210,000 印数:1—5,000

ISBN7-5404-2483-4

I·1844 定价:18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# 第 一 部

-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灯盏 ..... | 3  |
| 2. 声音 ..... | 13 |
| 3. 语言 ..... | 22 |
| 4. 蒸汽 ..... | 39 |
| 5. 瓢虫 ..... | 44 |
| 6. 庄稼 ..... | 53 |

## 第 二 部

-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陀螺 ..... | 83  |
| 2. 梦境 ..... | 99  |
| 3. 车中 ..... | 124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4. 铁丝 ..... | 147 |
| 5. 铁匠 ..... | 157 |

### 第三部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玉米 ..... | 171 |
| 2. 河流 ..... | 187 |
| 3. 滑车 ..... | 204 |
| 4. 鸟巢 ..... | 228 |

#### 附录——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传：记忆的空白 ..... | 250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锐锋和他的新散文 ..... | 254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## 散文·哲学·意识流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读《皱纹》随笔 ..... | 280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 第一部



# 1. 灯 盏

## A

在新居住的房间里，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悬挂在墙上。雪白的墙壁反衬着它黑暗的光芒。它在雪白的墙上变得如此古老、陈旧，正像它是完全崭新一样。这涉及到我的眼光的投射角度和我对它的理解。我被它独特的造型所迷惑，被它那熄灭了的火焰所迷惑。因为它的一切的昨日属于它，它丢弃了全部的昨日之后才被悬挂于雪白的墙上，这是特意为它设置的时间一样的空白。不，它是凝聚了一天的日子才变得这样黯淡，就像我的心一样漆黑。它将那些日子以它特有的物质力量推到了灯光之外，它厌倦了照耀他人的欲念才显出自己的锈迹。

它实际上仅仅为了使锈迹附着于自己的外形上。这正是它拥有这样一种外形的意义。它的底座是笨重的，因为它承受过的重量超过了自身的重量。它的骨架是单薄的，时光已经吸干了它的骨髓和汁液，然而它仍在寂静中支撑无声的时光。那透明的灯罩便于擦拭，它总是让有形或无形的光散放出来，让人的双眼能摸到近处或远处的事物表面。

我凝视着这盏马灯，仿佛看到了无数晃动的人影。历史叠加在上面，使铁锈加厚，使马灯的外观粗糙起来。我能够想到当年使用过它的人——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提着它，使它随着行路者的步履节奏而摇晃着，由马灯的灯芯上生长起来的火苗被清冷的空气扰动着，闪耀着，行路者的脚底被照亮，夜晚的坎坷及石头呈现出来，仿佛被放大镜增加了倍数。一切都变得那样层次分明，即使白日看到的平坦之地，也出现了凹陷和褶皱。

或许，这并不是世界本身的面貌，而是灯光的自身性质的影子。

## B

我竟然居住于这儿：一盏古旧的、火焰干枯了的马灯照耀着我，仿佛这是我的生活的真正光源。

推开窗户之后，又一个季节到来了。几乎没有任何先兆，没有任何先于季节的标识，没有钟声和瞬息闪现的彗光，这个季节就到来了。仿佛是一个人的秘密拜访，或者说是一个预先掌握了某个线索的侦探悄悄地拉开了屋门。我看到的仍是灰蒙蒙的景象，在一座躁动不安的城市里，这差不多是所有季节的

第一个特征，因而这特征也就与一切季节无关。我看到几个提着包裹的乡下人从马路旁边的大树下匆匆走过，他们根本不留意那曾是光秃秃的树上已出现了细小的叶片，他们对时间的流水视而不见。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简单想法，我难以猜测他们要到哪里，但我知道他们的双腿被生存的力量所摆动。骑自行车的人们以双脚踏着踏板，他们的脚在离开地面的上方划着圆弧，前进的驱动力产生于圆形的边缘上——微风掀起他们的头发，他们弓着腰身，好像这是一个古老的动作，骑马者的姿态，却失去了那昨日骑手的威严。斜对面楼房的顶层，居住着一个完全失去理智的中年人，他一会儿敲打着脸盆表示快乐，一会儿又对整个世界发出恶毒的咒骂。可以想到，他的心灵曾受到极大的伤害——昨日的不幸变为今日的自由。

他的确是自由的，这几乎无须证明。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有时明亮异常，有时又十分黯淡，仿佛他本身就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。这实际上指明他被伤害的深度。他的快乐、愤怒与诅咒已经联为一体，它指出了世界存在的三个方向——这三个方向收留了人的全部情感和激情。许多过路人从楼下的空地上仰视那个狂人，因为那狂人所快乐、愤怒与诅咒的，都是过路人所快乐、愤怒与诅咒的，然而狂人的行为仍使人们感到惊诧。我还看到更远一些的地方，冰冷的水泥建筑正在一天天增高，四周围绕着施工者的钢铁。狂热、激情与冰冷的增长形成我视野里的两面镜子——按照一位诗人的说法，这两面镜子的对映可以产生无限数的叠影，世界的真理在其间显现。

早晨六点钟左右，漆黑的寂静就开始让位于白天的喧嚣。仿佛一座城市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：先是在三四点钟时，人们从睡梦中醒来，听到大街上清洁工人挥舞扫帚的沙沙声，那

是一种柔软的东西接触大地的声音，发出轻轻的，像呼吸一样的摩擦声。一种黎明的先兆。接着似乎一切都停顿下来。只有少数车辆不时地驶过，其稀少的程度已经足以让我们轻松地判断出它们的数目。谁也不会真正地留意它们。或者有一种可能的情况，失眠者从某一时刻上找到一个基数，然后将自然数的序列强加给这个世界，但做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能够在不知不觉之中入睡。是的，到早晨六点钟左右，我们的周围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从市郊出发的笨重的四轮车已经抵达马路两侧，几乎没有任何消音装置的马达突突突地倾吐着黑烟，两手乌黑的驾驶员敏捷地跳下车来，开始卸下车箱里的蔬菜——早早起来锻炼身体的老人们开始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泉源。

仿佛一切城市的空地都是为交易所作的准备。如果我们必须从语言中挖掘这个时代的特点，那么我们将得到两个字：交易。摊贩们开始占领了世界——是的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，在楼房之间，在马路两侧，布满了摊点和叫卖声，那声音似乎都有点嘶哑，带着生活里积蓄的全部力量裹挟着尘土和苍蝇的翅膀，嗡嗡嗡嗡地充塞了空间。好像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从来都是这样，今后一百年仍然如此。那么，你将从这喧嚣中不是听到愤怒，便是听到绝望。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头攒动的尘世，看到人们穿行于各种各样的商贩之间，皱巴巴的纸币上大量细菌在繁殖，人们的肉眼很难看到它的上面沾染着什么。矩形的、有着坚挺质感的纸币发着蓝色的光，照彻人们的双眼——这个国家的缔造者的头像以特殊的技术秘密地镶嵌在其间，仿佛隐身于我们的生活并凝视我们的现实和未来。人们却以伟人的轮廓作为识别大面值纸币真伪的秘记。这似乎是一个逃脱上帝的监视的土地，一切都变得能够被允许。人与人之间找到了彼此都能

接受的法则——市场成为一种人间生活的象征。彩票和有奖销售击中了命运最脆弱的部分，随机性和概率被不同的人解释为不同的意义，然而它们肯定成为**价值的关键**。一辆卡车上堆满了时髦的消费品，摩托车和彩电以及 VCD 影碟机在呐喊声中成为命运的放大器和被命运猎取的目标。人们呼叫着涌上来又退下去，就像某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的泛滥。

**钞票的传递。**这是一种衡量万物的传递交接。世界的分割和不断打碎、粘合及重新分配。繁殖、增值、延续和继承。人们将信赖的目光投向钞票——换算成了生活能够掌握的锁钥。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确切的换算关系，包括微笑、灵魂和语言。砝码的形象替代了整个天平，人生活在砝码的形象里。

然而，我仍在一盏破旧不堪的马灯的照耀之下。它的熄灭了的火焰留下了一片被烧成灰烬的、乌黑的时空。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提灯人将自己的影子放置到它的灯光里，被忽隐忽现地投掷到夜路上。两个饲养员将它挂在马厩的木柱上，一根生锈的铁钉固定住它那灯苗的高度。一双粗糙的手抓住一捆干草，撕开了草箍，放置到巨大的铡刀下。铡刀上的铁齿咬紧了草捆，刀柄完全屈服于另一双手的力量，嚓地一声。嚓，嚓，嚓。干草被均匀地分割为小段，在马灯的照耀下干草反射着冷冷的光并接受着刀锋的量度。两个人的配合完美无缺。一个人蹲着身子以双手在铁铡边传递着干草，另一个不断改变着身体弯曲的角度，又不断使充满力量的躯身反弹回原位。如果从较远的地方这里窥望，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两个仅仅体现节奏的魅力的黑影，或者他们仅仅意味着节奏本身。

然后，一个饲养员将干草碎节均匀地撒到马槽里，白日受尽劳动折磨的马匹，开始咀嚼这些枯燥的草料。它们在世间几

乎没有自己的任何选择，它们只有劳动的权利。正是这惟一的权利剥夺了它们宝贵的自由。马灯在支撑着马厩屋顶的木柱上以一团小火注视着这些疲惫的马匹。而马的周身被涂上了灯光研磨的、代表着某种特殊情感的黯淡的颜料——它们变得那么温馨，那么沉静，那么安祥。它们所咀嚼的真的是一些干燥的、乏味的草料么？它们牙齿和舌头真的从草梗里品尝到了什么？究竟品尝到了什么呢？一切都不得而知。仿佛这马槽里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。我们的测尺不可能探知一匹马的幸福。然而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，它们反复咀嚼着同样的东西，草梗因马的牙齿的咬合而重新渗透出苦涩的汁液。这是我们所站立的土地的汁液。也许它们在这样破破烂烂的马厩里，在马槽里，在草料的苦汁里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由。

灯光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始终能够感到火苗的重量，仿佛它从现实和历史中被提取出来，因而它所拥有的实际密度远远地大于现实和历史。一个饲养员是这样。一匹马也是这样。他和它（们）都沐浴着这样的灯光，在寂静的夜晚，是灯光点亮了生命的过程——这过程既简单明了又暗影重重。

## C

纪伯伦说：你们都是灯盏里的火苗。

我们都是灯盏里的火苗。那火苗在灯芯的顶端升起，汲取着灯壶里的燃油，从而保持它小小的、稳定的光明。我们不可忽视这小小的光亮，它将整个世界彻映于我们的魂灵里。一个完美的、却令人恐惧的世界显现出它的轮廓，那是最初的完

美，最初的恐惧。当然，那最初的轮廓却是永恒的轮廓。因为我们即使将自己经历中的或自己所见的全部细节充填其中，都会被那轮廓里的空白融化掉。空白的力量胜过任何物质和想象。

我能否回忆起自己的初始？也就是找到那接触真正世界的瞬间？人们更多地承认，创世的权力和秘密掌握在上帝手中，那么他也就保留了最后的阐释权。然而我的出生便可认为是一次真正的创世，对于我来说，世界乃是从我发端。或者说，不是我来到一个已经成熟的世界上，而是世界因了我的原因而瓜熟蒂落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一切神话里所讲述的创世不过是人生的最早经验，或者说，是这样的经验的推测和想象。

任何人的出生从他自身来看，都是完全无准备的。他既不知道这个世界，也未想过如何面对自己所必须面对的事物。我刚刚降生到人世也是这样。我从隐秘的记忆中搜寻那时的情景时，便坠入了一片漆黑，完全的漆黑。我像所有的人们一样，不知从何时开始便失去了源头。源头肯定是存在的，否则我们今天的一切就无从解释和理解。那么，我就从别人的描绘中看待我所亲历的。

昔日的图像乃是这样——我的确沉浸在柔软的黑暗里。我在这黑暗里躁动不安，因为我不知这黑暗本身意味着什么。我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因而索性紧闭双目——不知周围有什么，也不知自己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原始的、处于母腹中的问题，又是这一世界的全部问题的归结点。我挣扎着，又不知为何挣扎。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。我抚摸着自已，触动了关于我自己的形体的疑问——我因此感到了漫长的焦虑。那时，我又怎能悉知期待意味着什么？又怎能想到期待本身不过是那个注定要出现

的机会的前奏曲？即使那时已经在脑中萦回着思想，思想便真正是一种镶嵌于空白之中的空白，只不过这一空白似乎已经有了实在的含义。不过这两种空白都不可能，它们是世界赋予我们的某种秘咒——最后，它们将演化为人的灵魂，演化为我们终身找寻的东西。

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：世界并不粗糙。当我降落于一个真实的世界时，事情似乎发生了变化。我从蒙昧的世界里突然觉醒，试图睁开自己的双眼，却突然遇到了光亮。这是一种我从来不曾见到过，也从来不知道的东西：它以无限数的芒刺深入到我的视觉里，使我感到了某种隐痛。我一下子由平静、寂静里的挣扎感到了惊惧——我啼哭起来。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我发现了自己的声音，从自己的身体里迸射出与光亮同样明亮的声音。它似乎在一个空间里回旋，它有效地抵御着恐惧的侵入。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原是充满着力量的，因为外部力量的强大使得我的力量也在增加着倍数。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牛顿发现的定律：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、方向相反、且在同一直线上。

啼哭是新生的标志，没有什么声音比啼哭更重要。然而啼哭乃是与面前的光亮混合起来才有实质的意义。我哭着，抵抗着某种来自时光的重力，同时将那微暗的光卷入我的生命里。渐渐地，我开始对那光亮感到适应起来，它的芒刺变得柔软，就像是一把金色的软毛刷那样洗涤着我身体上的纯洁的结垢——我感到浑身舒适，试探性地睁开了眼睛。这是我诞生时的惟一的景象，被光亮浮到表面的景象。

一盏灯就是一个世界，这是我对黑暗的理解。我的面前出现了祖母充满褶皱的手掌，它就像一片乌云使我的眼睛黯淡下

来。那乌云的周围被灯光镶上金边，使它的每一个褶皱显得异常突出，那么复杂而粗砺。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复杂，便又一次哭起来。我听到了苍老的声音——**他看到了**。这是一种惊喜的、又是显得那样沉着的声音，带着某种晦涩的、难以理解的沙哑。接着是一片银白的头发散落在我面前，那里面包裹着一个圆形的（不，是接近圆形）轮廓，它（应该称作她）渐渐清晰起来，最重要的事件是，一双被皱纹围绕着的眼睛以那灯的反光投射过来——瞳孔里含有我的影子，一个赤裸的婴儿——我就这样被包含在别人的眼睛里。**我不是单独的一个，而是他人眼中的那一个**。或者说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既是自己，又是别人的一部分。

祖母苍老的脸移开了，我的眼前空旷起来。我感到了几分疲倦，然而浑身的血液仍在充满激情地奔腾不息。我甚至能够听到自己清晰的心脏律动，其节奏是稳定的，有力的，仿佛这节奏不是来自自身，而是来自周围世界的强大磁场的感应。眼前的乌云移开了，褶皱和粗糙的一切退到光的背面（好像光亮是硬币那样拥有正反两面，它们的两面应有不同的图案），我开始平静地打量两旁的事物——我惊讶地发现，整个屋子里的光亮来源于一盏小小的煤油灯。我还在自己的空白里找不到一个可靠的语词来表达它、描绘它，然而我的确看到了它。

我开始大胆地凝视那小小的灯火。它忽闪着，摇晃着，好像总是小心翼翼地躲闪着什么。我从自己的位置所形成的特殊角度看过去，那灯苗并没有什么立体感，它只是薄薄的一片树叶一样的东西，形状不断地变幻，然而不论怎样变化，它都有某一**根本的、恒定的形式感**：光滑、柔软、呈桃形的尖顶。中心似乎稍有点暗淡（可能是亮到了极点的缘故），然后是发亮

的一个包裹层，最后是一个淡蓝的花边环绕着整个火体，就像我一样，一个婴儿一样被一层襁褓所包裹。难道我与那灯火原本就是一个对应？在我出世前，那对应的事物就已形成，它完全地为我而设立——仿佛人世早已为我安置了一面映照我真实面孔的镜子。我看到它被某一种力量压扁了，缩小了，从窗缝里刮进来的风差点儿使它熄灭。

然而它跳跃了几下、忽闪了几下，还是顽强地站立起来，恢复了曾经的光明。是的，曾经，几秒钟之间就呈现出漫长的曾经。仿佛生活从来都是捡选最微小的事物作为自己的缩影，作为整体的暗示，作为将来的预言。我在那光明的笼罩之下，似乎感到了深广的安全感——因为周围的一切都从那光明里显露出了真实，尽管我的目力还不能够抵达较远的地方。可是，我看到了身旁的和头顶的，就已感到了初步的满足。我看到母亲和祖母的影子叠映到墙壁上，那影子比真实更大，光亮能够在人的躯身上施展如此不可测知的魔法。那两个庞大的黑暗一会儿挨近了，一会儿又分离开了。她们在忙碌什么事情？她们所做的原是我从来不曾理解的，然而这些黑影第一次以其变化莫测的图像占据了 my 思想。